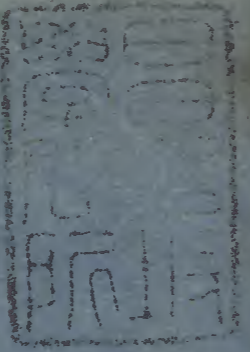


岳陽紀勝彙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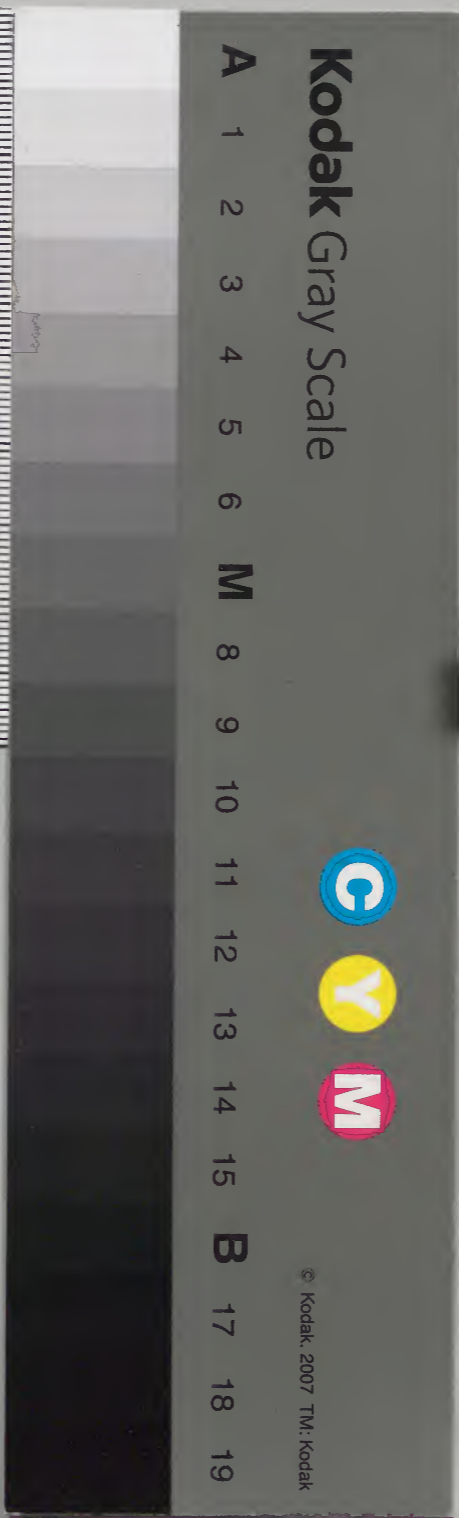
第四卷



漢書門			
九	二	八	類
一	〇	二	函
四	七	四	架
冊			

內閣文庫		
九	二	漢
一	〇	書
四	二	類
冊	五	
架	四	
	一	
	六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125
冊數	4 (4)
函號	292 101



日詩圖

詩部

岳陽紀勝彙編卷之四

言絕句詩部下六十一首

湘江夜泛二首

淺草文庫

任亨泰

叢篁古木照清流景入瀟湘段段幽却憶向來經涉處

蠻烟瘴雨重回頭

帆影隨風度碧虛三湘行盡數程餘眼中歷歷皆清况

浦樹春雲盡不如

瀟湘夜雨

夏原吉

二女南來正斷魂那堪風雨又黃昏瀟瀟無限相思淚

都作江邊竹上痕

洞庭秋月

萬籟無聲玉宇清
君山擁出一輪明
嬋娟倒蘸寒波底
驚起魚龍夢不成

題岳陽樓畫

瞿佑

樓下滄波浸遠山
樓頭老柳拂重關
如何三度神仙過
沒箇人來問大還

君山

王越

君山樹色愁中老
山下春泥生百草
回頭一望湘雲空

水遠山長連鳥道

湘妃廟

荒祠寂寂面重湖
斑竹叢深泪眼枯
日暮寒汀秋色遠
一雙鴻鴈傷菰蒲

望洞庭

杜庠

茫茫雪浪帶烟蕪
天與西南作畫圖
樓外十分風景好
一分山色九分湖

先東崖公魯判岳有詩在樓茲得請西歸見而有

感

高公韶

風簾聽鶴岳陽樓賓主東南漫勸酌手澤驚看自多感
江雲立盡復延留

艤舟君山四絕

雲谷

黃帝騎龍去不還空遺仙跡落人間丹爐藥臼渺何處
望斷碧空雲滿山

湖上狂風生白波海雲飛盡意如何天浮日月傳湘樹
船泊沙汀聽楚歌

錦帆擢破洞庭雲瑤瑟聲從月下聞十二晴峰蒼翠裡
酒盃何處醉湘君

扣井傳書事有無欲從東海問麻姑一聲鐵篴雲霄上
清夜月明如畫圖

擬石

狂生獻卿

夕陽長掛閣欄前影入玻璃五色妍自是湖天千萬里
醉來錯訝石如拳

採蘭

青山一點迥常浮湖上無人景自收竹色尚凝湘女怨
蘭香不散楚臣愁

阻雨

掬將清浪灑瑤卮散入晴空作雨絲無數飛龍齊弄影
萬年冰雪滿天池

待酒

酒滿香亭不肯沽水天搖漾月模糊白雲飛去山無主
帝女誰憐此夜孤

湘歌送劉克柔四首

江暉

風散春蘋楚澤香桃花夾岸錦雲張迢遙翠節層霄下
粉水翻棕五色光

洞庭南望九江青貝闕龍堂結杳冥却籍璆琳把蘭若

清芬繚繞徹湘靈

葉嶼花潭競巧粧霏烟片片落三湘霓蒸林色喧鸚鵡
日映臺華引鳳凰

岳陽樓觀五湖開水色沙明日月迴試拂瓊芳輝鶴浦
徐敷繡藻潤龍堆

洞庭湖

葉觀

兩靄湖湘淨碧空一行旌耀日萬山中林花嶺樹增春色
縹緲雲霞是楚宮

洞庭歌二首

孫宜

樓瞰瀟湘七澤迴郡連巴岳九江開中流日月蒼茫合
遠地波濤浩蕩來

過兩湖波動地寒倚樓沙月映迴欄即疑蜃氣浮煙海
恍訝驪珠出露盤

君山紀遊四首

葛焜

山畔靈泉自古留亭邊瓠橘幾春秋傳書人去名還在
幽恠偏因勝地收

湖內君山一點青山前祠宇自神靈清風吹動瀟湘竹
鼓瑟如聞在帝庭

僊馭乘龍去不還臺前草色自班班逢人問鼎徘徊久
高閣憑臨意更閒

酒香山上有茅亭東朔傳聞事杳冥不飲何妨遊興俗
越人偏愛楚人醒

君山待月四絕

顧聖少

誰將峯石砥中流萬頃玻璃翠黛浮我欲東山捉明月
橫拖白練照高秋

萬里湖天夜不分瀟湘何處鴈初聞軒皇寶鏡飛明月
湘女羅裳散彩雲

秋月初懸照寂寥湘雲飛盡美人遙幽懷欲擬沉江賦
滕有孤魂不散招
不見湘靈思淼然欲舒清嘯喚孤眠一聲驚起松間鶴
飛破蒼梧萬里天

重登岳陽樓

戴嘉猷

千里湖光盪此樓登臨客子值深秋雲烟漠漠隨風卷
獨有君山不逐流

送劉戶部督餉楚中二首

李攀龍

洞庭仙使日相乘君自扁舟似李膺江雨茫茫江草徧

不知何處是巴陵

錦帆南入楚雲重江上遙看衡嶽峰
落日蒼茫秋不斷
青天七十二芙蓉

曉眺岳陽樓奉龍潭鍾省夫

柴涑

岳陽樓望洞庭湖剗却君山一鏡鋪
水擊風搏殊未足
不知何處可南園

湘妃祠

陳崇

誰緒君山最上頭扶桑日出岳陽秋
雙妃萬古隨風雨
能阻秦皇無度遊

軒轅臺

高臺矗矗五雲心
十二晴峰屹並尊
陋殺漢皇搜九鼎
大明神策自軒轅

柳絮井

疇昔傳書事有無
乾坤幾見洞庭枯
憑誰汲此寒泉食
莫令民間祝舞雩

酒香亭

千載相傳有酒香
東方曼倩昔先嘗
愚臣雅抱芹葵意
捧向君王夜未央

洞庭歌三首

吳懋

霧鬢烟鬟萬古情
玉簫瑤瑟暗飛聲
曲中莫道無人見
也有盧娘嫁柳生

露白風涼浪不生
誰磨一鏡與天平
嫦娥似亦憐清影
閣住冰輪不肯行

洞庭湖水接瀟湘
兩岸蘆花白似霜
天上十分秋色
今宵都在水中央

集君山

鍾崇文

三湘七澤洞庭中
突結青螺蜃氣同
有客乘閒一登眺

蓬壺此日萃人龍

酒香亭對酒

丘齊雲

香氣隨雲繞玉壺轉令人歎醉靡蕪如何便給柰已酒
長與君山作酒徒

酒香亭

戴銑

孤亭湖畔隱藤蘿沆瀣流霞氣自多知是柰已求未盡
暗香猶襲酒人過

君山獨遊四詠

耳園公

山入湖光翠歆醺誰將拂拭待湘君天風一夜連湖起

吹落蒼梧萬里雲

中流窅廓更無天漠漠星河一水連月在澄湖夜如玉

美人涼冷未成眠

聞道青天下来龍軒皇臺上俯高蹤白雲無迹遺靈遠

愁殺君山第一峰

恍惚三山不可尋珮環聲杳夜深沉明霞掃盡窺天影
海色遙連紫極陰

除夕遊君山二首

張元忭

歲晚人間萬事并市廛燈火簇如星逍遙獨有乘槎客

把酒君山望洞庭
曉起湘娥點翠眉
窓前一片碧琉璃
湖光山色長如此
鴈盡春來總不知

元旦登岳陽樓漫題二首

已陵風景入新年
樓上湖山倍覺妍
一一雲鬟重整翠
團團銀鏡淨無烟
樓俯瀟湘百尺高
振衣北望九天遙
一樽此日聊傾栢
獲闕何人却頌椒

湖山秋興四首

胥焯

洞庭風起浪層層
咫尺君山不可登
莫道仙凡真隔絕
夕陽歸棹有山僧

八月湖光一鏡平
天風不動日華明
榜人漁子頻來往
好似乘槎天上行

洲上罨城雪影消
湖中珠蚌月光揉
澧蘭沅芷香無限
長共西風送畫橈

誰向江湖汗漫遊
絲吹橫笛老龍愁
何如獨坐君山望
萬頃澄波一片秋

岳陽樓

馮大受

楚水湘山日夜浮洞庭波接岳陽樓樓中把却回仙袖
爛醉已陵八月秋

瀟湘

瀟湘之水搖空青蒼梧斑竹風泠泠雲中帝子不可見
玉珮珊珊月下聽

湘妃廟

孫斯億

九嶷春色倒湘流竹上啼痕訝未收錦瑟已荒人不見
夕陽遺廟在中洲

詩餘部九首

沁園春

呂崑

昨日南京今朝天岳倏焉忽焉指洞庭為酒渴時浩飲
君山作枕醉後高眠談笑自如往來無礙半是風狂半
是仙隨身在有一襟風月兩袖雲煙○人間放浪多年
又排辦東華第二筵把珊瑚砍倒栽吾琪樹天河放淺
種我金蓮植碎玉京踢翻蓬島稽首虛皇玉案前無難
事信功成八百行滿三千

臨江僊

滕宗諒

湖水連天天連水秋來分外澄清君山自是小蓬瀛氣
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帝子有靈能鼓瑟淒然依舊
傷情微聞蘭芷動芳馨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

憶秦娥

陳與義

魚龍舞湘君歆下瀟湘浦瀟湘浦興亡離合亂波平楚
○獨無尊酒酬端午移舟來聽明山雨明山雨白頭孤
客洞庭懷古

臨江僊

高咏楚詞酬平日天涯節序匆匆榴花不似舞裙紅無
人知此意歌罷滿簾風○萬事一身傷老矣戎葵凝暎
墻東酒盃深淺去年同試澆橋下水令夕到湘中

瀟湘逢故人慢

王和甫

薰風微動方榴花弄色萱草成窩翠幃敞輕羅初試冰
簟展幾尺湘波稱瀟湘一枕南柯引多少夢魂歸緒洞
庭雨棹煙蓑○驚回處閑晝永更時時燕雛鶯友相遇
正綠影婆娑况庭有幽花池有新荷青梅煮酒幸隨分
贏得高歌功名事到頭終在歲華忍負清和

念奴嬌

張于湖

洞庭青草近中秋更無一點風色玉界瓊田三萬頃着
我扁舟一葉素月分輝銀河共影表裏俱澄徹油然心
會妙處難與君說○應念嶺海經年孤光自照肝肺皆
冰雪短髮蕭蕭襟袖冷穩泛滄浪空濶盡挹西江細傾
北斗萬象為賓客扣舷一笑不知今夕何夕

浪淘沙二首

王越

落日大江橫水濶雲平誰知雲水總無情暮地釀成秋
夜雨滴盡殘更○點點打窗聲紙帳寒生芭蕉葉上最
傷情多少離人聽不得坐到天明

滿湘雨

雲落洞庭秋天濶雲收影搖孤月鏡光流何處仙人吹
鐵笛黃鶴樓頭○不洗古今愁只管清幽琉璃盃裏水
晶毬照見石山三萬夫便是瀛洲洞庭秋月

滿江紅

賈大亨

登樓晚眺眼界寬曾中開浩况正值秋令平分湖波澄
潦紅葉磯頭北鴈噉白蘋洲上西風峭夕陽裏何物襯
奇觀帆與棹○乾坤句輸才調憂樂心仍懷抱感時事
忽漫自歎烏帽烏道人呼烟未消龍沙馬度烽猶報獨
慙戎冑中少甲兵空長嘯

序文部十首書附

岳陽樓詩集序

滕宗諒

東南之國富山水惟洞庭於江湖名最大環占五湖均
視八百里據湖而勢惟巴陵最勝瀕岸風物日有萬態
雖漁樵雲鳥棲隱出沒同一光影中惟岳陽樓最絕古
今才人鉅公登臨寄傲流嘆聲藻散在編簡或傳誦於
人口者纔不過一二惟唐相張燕公文字最著詢之者
舊則曰樓得名始命於公矣即指導往跡叅傳其說皆
畧而不書頃惟三國茲實戰衝鎮守者間有賢傑非尚

智力則任權術處清境殆距爐炭豈暇優游坐嘯攄英
清蘊也哉六朝通三百三十七年惟顏延年陰子鏗見
於章句餘皆寂寥無聞李唐振宇享祚甚宏遠岳去長
安尤僻在當時名賢輩出能至此者率自遷謫而來故
所屬篇類多離騷嘆惋之意然於徘徊幽覺未嘗出盈
猷之語殊俗移人果如是乎天寶中蘇源明刺東明因
石渚彷彿遊致謫小洞庭芳晨良夜以為留客宴喜之
地每冠蓋盛集酒行思繹蘇必雅吟自放四顧賡唱靡
詞麗句傳誦不泯粵自元和五年令狐楚節制汶上相

去方八十載咨考故處已茫然無得矣既嘆而憤乃引
金石以永好事之意切尋古人之曠懷高韻緬慕天末
駕千里於一局之水使彼時風月獨異於他郡所樂也
猶如此後賢惜其遺奇逸事孜孜重顯之蓋於賞情愛
景之心無少負也况僕忝宰於今旦暮為湖山主事弗
慮乎一旦衆作與橈楫同淪委則後之議我者以為何
如亦將恐風月仇人不淺矣遂用崇新基址徧索墻堵
間及本朝諸公歌詩古賦紀以時代次以歲月不以官
爵貴賤為升降俾鏡石置于南北二壁中庶幾他日有

間韶忘味君子知僕之志也然歷世寢遠必多遺難備
直以所存者筆之如其刪繁擷英請俟來者焉

上范仲淹書

六月十五日尚書祠部員外郎充天章閣待制知岳州
軍州事滕宗諒謹馳介致書恭投于邠州四踞經畧安
撫資政節下切以天下郡國非有山水環異者不為勝
山水非有樓觀登覽者不為顯樓觀非有文字稱記者
不為久文字非出於雄才鉅卿者不成著今古東南郡
邑富山水者比比是焉因山水作樓觀者處處有焉莫

不興於仁智之心廢於愚俗之手其不可廢而名與天
壤齊固者則有豫章之滕閣九江之庾樓吳興之銷暑
宣城之疊嶂此外無過二三所而已雖寢歷於歲月撓
剝於風雨潛消於兵火圯毀於艱屯必須崇復而不使
隳斬者蓋由韓吏部白宮傳以下當時名賢輩各有紀
述而取重於千古者也巴陵西跨城闔揭飛觀署之曰
岳陽樓不知做落於何代何人自有唐以來文士編集
中無不載其聲詩賦咏與洞庭君山宰相表裏宗諒初
誦其言而疑且未信謂作者誇說過矣去秋以罪得茲

郡入境而疑與信俱釋及登樓而恨向之作者所得僅
毫末耳惟呂衡州詩云襟帶三千里盡在岳陽樓此粗
標其大致自是日思以宏大隆顯之亦欲使久而不可
廢則莫如文字乃分命僚屬於韓柳劉白二張二杜逮
諸大人集中摘出登臨寄咏或古或律歌詩并賦共七
十八首暨奉朝大筆如太師呂公侍郎丁公尚書夏公
之衆作榜於梁棟間又明年春鳩材僦工稍增其舊制
古今諸公於篇咏外卒無文字稱記所謂岳陽樓者徒
見夫屹然而踞呀然而負軒然而竦偃然而顧曾不若

人具肢體而精神未見也寧堪乎久焉恭惟執事文章
事業凜凜然為天下之特望又雅意在山水之好每觀
送行還遠之什未嘗不以遊物外而心與景接矧茲君
山洞庭傑傑為天下之特勝切度風旨豈不欲攄遐想
於素尚寄大名於清賞若執伏冀於戎務尠退經畧暇
日少吐金石之論發揮此美之景庶漱芳潤於異時者
知我朝高位輔臣有能淡味而遠託思於湖山數千里
外不其勝與謹以洞庭秋晚圖一本隨書贄獻涉毫之
際或有所助干冒清嚴伏惟煌灼

重刻岳陽樓詩集序

潘恩

歲壬寅杪秋余繇蜀東下道巴陵登岳陽城樓覽洞庭之勝也時百川灌注巨浸浮空是日清風南來水波不興迺照煙霏輝映羣雉白雲拂楹君山若槎四顧微茫邈乎有遐古之思會余同年友陸明府篔簹齋在坐出舊集示余且謂余曰斯刻已漫漶不可讀余將借為銓次上遡晉唐迄我明正德為斷刻傳焉嘉靖來諸作俟後君子裁定若之何余然陸子言陸子迺屬余敘惟楚九江七澤稱雄天下舊矣形勝瓌璋澔澔泓演竒縱秘蹟

莫可勝原固圖牒所侈言藝文者所綜思也在昔騷人貞士流寓羈縻往往扶摘搜羅摠寄情神闡揚靈秀言人人殊以故文辭爛然可觀記矣然高舉大畧不出憂樂二端處順者樂居逆者憂樂者其志愉憂者其志鬱樂者其辭平憂者其辭險平易淫故多失貞險易傷故多乖則蓋情繇境移言以情異失得之致可攬而窺善乎宋范公文正之言曰古仁人之心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又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夫憂以天下則不

己悲樂以天下則不物喜不已悲物喜則無淫傷故其
文可傳持文正之言差等作者其辭之協於是者其正
可知也其辭之詭於是者其否可知也其正可傳其否
不皆可傳可知也緣情上論爰定折衷則雖古今寥隔
取棄殊塗詎易斯軌乎陸子夙抱希文之心長通溫厚
之教其賞識必精評選必當以是刻而傳焉雖與湖山
同永可也余良短於文顧私心盡慕其成且願附名斯
籍遂論敘歸之

岳陽樓詩後序

汪凱

湖南侈山水其勝槩獨擅東陵左洞庭而右彭蠡掖潭
衡而控荆雍周迴八百餘里湖之西南跨城闈上有樓
曰岳陽肇自漢晉重脩於宋守滕子京層構岩峩亢爽
寥廓四序陰晴之景千態萬狀不可殫形其下則通衢
廣陌陂澤民居遠邇參錯漁樵商旅之往來鷗鷺魚龍
之出沒若登臨寄傲則煙光霞彩絢映左右心舒情豁
練表乎如出於青霄之上飄飄然如立於蓬島之中若
縱目而望之則一瞬千里群巘蜿蜒波濤浩渺水雲一
色疑鴻濛之未判也世傳呂僊嘗棲迹于此有詩三醉

岳陽人不識之句時人塑像于樓祀之前代諸名儒若
李杜韓顏輩咸流聲藻以攄發斯樓之景象者弗少然
越世既久遺編次墨存無一二惟宋相范文正公為子
京記珠輝璧煥末以人臣為天下之先憂後樂者繫之
其忠君保民之意藹然溢於言外而斯樓之名益增重
于世矣建令 聖朝車書一統文臣武將舉得其人邇
者明威將軍劉侯彥真由薊北來鎮是邦日斯樓之且
頽迺率僚屬捐金度材重加脩葺於是規模煥然一新
仍刻范公之文暨今劉秋官子欽之記于墜珉是年冬

予督漕運過是工人將撤舊壁而新以黝堊予目壁間
咸當代往來諸鉅公才士題詠即時寫物長篇短什鏗
鏘音響誠足以發前人之所未發竊恐湮沒尋囑教授
李應祖錄之郡守易公善復取郡志所載前代諸公之
作摘其尤者合令詩若干篇冠以子京之序將鐫梓傳
示以見斯樓勝絕古今且徵予言引之于後予惟湖藩
以岳陽為勝郡凡境有山川秀拔者皆得名於郡乘以
其奇蹟偉觀足以表識乎其間而洞庭一湖岳陽一樓
又非他處可擬也然山水因人而表暴人由山水而露

志如蘭亭以右軍之記而顯盤谷緣昌黎之文而著是
也不然則山自山水自水樓閣自樓閣又奚足以膾炙
人口而與造化同流行于不磨哉因書以贅群玉之左

類編岳陽樓詩集

劉戩

岳陽樓據湖山之會名勝重天下騷人墨客過而覽者
輒留題其上蓋自東晉以迄于今千有餘年過而覽者
日益多則留題其上者日益富其編集以傳好事者實
自宋滕子京守岳始後之繼滕者亦嘗為之然踵滕之
舊固滕之續集耳成化癸卯尚書刑部員外郎弋陽李

君文明來守是郡彰善癉惡聚民之歡而去其厲既五
載郡無遺事乃謀及於此以為古今詩各有體必以類
相從然後便於觀覽且古詩三百篇國風雅頌亦各自
為類不拘時世遂取舊編增其所未錄而類次之各類
乃以時世為先後不加去取俾覽者自擇工拙既成質
正於湖藩少叅東吳王君元勳將梓行適考績來京師
以首序屬余予惟山川名勝自開闢以來即有之然必
因人而後有聞於天下予嘗奉使外國道鬱林賓邕循
左右西江下潯藤以達南海其間山川秀麗奇恠萬狀

皆中州所無而賢士君子足跡未及逸泯沒無聞蓋問
其土人已不知其名稱况天下乎然所謂人者非功業
則詞章功業是以為名勝增重而詞章實騰揚而光大
之斯二者固山川之所恃以有聞也晉羊祜登峴山喟
然興嘆而峴山之勝卒以祜之功業聞天下唐柳宗元
謫柳永一丘一壑一水一石皆經品題使柳永之丘壑
水石非宗元之詞章則土人不知其名稱者宜亦多矣
岳陽固號名勝然晉宋以前載籍可稽固未嘗昭昭然
於天下如後世也自有陶侃柳公綽諸先輩之功業而
加之以李杜范歐數君子之詞章始傳播人口如皆至
而目擊之蓋名勝之有待於人如此李君功業婉美古
人復謀所以騰揚而光大之則宗元所謂山若增而高
水若闢之廣樓不待飾而加煥然者其有補於名勝豈
小小哉且是若無與於治然可以見李君之才優而政
舉也才優則多逸暇政舉則有餘功不然則區區期會
簿書間日亦不足矣觀是編者宜於此求焉是為序

岳陽樓詩集序

徐文華

岳陽樓觀自昔雄於三楚以洞庭瀦水八九百里浩淼

無際斯樓因山為臺高結層構俯而臨之既已全據其
勝而君山蒼翠如螺髻擁出湖中去樓繞三十里許面
以立焉又一勝也豈徒雄於三楚雖天下莫之與京
今上龍興之二年果州韓侯士英以少司徒出守岳郡
敬事審令節材愛人有古循吏風慨棟楹撓折就敝且
承分守大叅今巡撫四川鄭公命乃鳩材庀工徹而新
之民不告勞而宏麗壯觀視昔有加入斯樓詩集郡齋
舊有板刻殘缺漫漶殆不可摹且捃拾潤略即滕子京
所謂韓柳劉曰二張二杜呂公丁公夏公之作悉見遺

逸而陳簡齋僑居郡圃篇什尤富一不登載韓侯乃旁
搜諸集各以體裁彙次成帙近詩則汰其重複附以新
作梓將訖工余適被命來按岷嶽會撫按諸公稽他務
余與中貴李公錦衣王公佐次於岳韓侯置酒樓頭速
余三人往登焉酒酣賦詩得五言律四首又次東塘毛
子七言律二首盡興而歸居數日乃憲副楊君秉節至
自荆南約余為君山之遊舟半渡風逆而返返則復登
斯樓又為七言律一首絕句四首以紀焉既赴邵陽竣
事以還則鄙作業已加矣於木方續貂是媿而韓侯復

致書屬余以序且期余言與范公之記並傳為湖山增
重益覺厚顏夫范公三代以上人物早年即以天下為
己任而先憂後樂實於是記發之則所以為斯樓重者
非獨以其文也若余之無似賴斯樓之登眺與斯集之
重梓獲載名氏於諸作者之後榮耀多矣故不辭而序
之

岳陽樓詩集後序

陸邨

岳陽樓之勝以洞庭也自子美之題希文之記而樓之
名益以顯今天下之人皆知有岳陽樓岳陽樓之勝非

必以洞庭也噫許身稷禹與先憂後樂之懷則又非徒
然者矣故樓觀一也以弘視者尚其境以著勝者尚其
文以係教者尚其人三者有一足尚焉况于其備乎故
燕公之風流滕守之政業巖客之僊幻則又足以見斯
樓之本末而相與發揮羽翼焉大抵其猶有掩也故黃
鶴稱雄于夏口滕王擅美于洪都仲宣攄思于江陵太
白放情于濟水昌黎垂藻于宜春使與岳陽比量未必
無讓何者文以情遷境難兼值也又况并幹麗譙徒為
輪奐之侈齊雲落星祇聞歌舞之藏其不可以同年而

語矣然則岳陽樓雖歆其無勝得乎乃又可使不傳乎
詩自滕公哀次令其集不存郡有集刻多近時人作雅
俗混陳然復漫漶不可讀時巴陵石泉晉先生謝柳州
政家居間出所編一以時代先後為次雖未盡睹滕公
之舊去取視前不啻已精予因重校刻之屬敘于同年
笠江潘子後贅數語末簡紀歲月云

刻洞庭君山詩集序

彭汝寔

洞庭之什九歌以降不翅盈帙矣世未有集之者耳元
寺主永禪師常彙為天鏡集而歐陽玄氏亦既敘其簡
端名賢代作肆以有聞令集刻亦漫漶不傳夫今弗集
放逸益可惜也郡侯韓廷延氏以民部郎適來司牧雖
郡當孔道而候度整暇再閱歲弛張廢興人鬼往跡多
賴以顯先是候既刪次岳陽邇集為二卷且謂岳陽之
勝以湖山莫與京也是集顧容後乎乃哀次經傳所志
與地分野人代沿革因以寓監而昭靈不古為登眺題
詠之冊而已候之用心殆亦遠矣夫洞庭為長江巨浸
而君山則洞庭孤絕處也雖三苗據以為險而舜實以
是昭文告蛟蜃雜以為窟而禹以是降戾凶德民到於

今受其賜秦皇幾以不渡楊么祇以自翦且聞是山不受穢惡故蛇虎不生不佐凶邪每奸宄失據吁亦神靈矣哉然每春冬則蔥菁彌望夏秋則浩渺無天好事者靡不欲一登眺恒以風雨相左往往登樓寄傲而已不若他名勝可刻期盡興也獲一登者不啻三韓十洲之快也余凡三度岳陽戒舟而中止者累矣嘉靖戊子春余以罪廢還蜀乃得盡日往還適是集之成且辱余為敘顧不敢以為有待而實一快也候之聲實方用籍籍廟堂先憂非我草澤者所與而是集與岳陽樓觀爭久則斯文與爭永焉是又一大快也

重刻岳陽風土記序

徐學謨

昔之人以罪去國往往不獲善地其尤甚者則猩鼯之與羣魑魅之與隣必令厭苦而思他徙而世有拓落之士達觀宇宙之表施施湯湯不以僂人屑意雖窮荒絕徼不憚搜剔剪刈之勞務以發露造化之秘以娛其耳目若柳子厚黃溪鉅鉅諸記鋪敘山水奇勝以謂鄴鎬鄴杜有所不及至樂於夷而忘其故土及以其所記徵于今之吏永者皆稱湮漉不可考覩乃知當時固有所

託以凝神而釋慮也假令子厚處善地其文或不能與山水爭奇勝而耳目之觀無不當意則又無俟于文以自娛者然則古今去國之臣蓋有幸不幸焉岳州自楚通中國之後其地當文明正位其形勢甲於天下余嘗登岳陽樓以南望衡湘北窺葑渚西窮巴峽東瞰鄂黃所謂上下天光一碧萬頃造化自然之秘不待披剔剪刈而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雖善記者不能益其奇勝及詢其風土則有故宋范晦叔氏之記具在大都州賦勤生而嗇出閭閻之需不仰給四方得日厭魚鮮而飲

杭秣縉紳家無華屋文繡之侈為奇伎淫巧者不輕闖其境今之稱善地者疑無逾此即敘遷者得之以為幸矧去國之臣有厭苦而思他徙者我昔范晦叔氏以直道不容於朝出監酒稅秩至眇耳然猶惓惓于風土之記則公之所自慰藉于岳陽者何如也同年許君曩由水部郎陟觀察大夫嘗以其權專制一道與方伯連帥等尊榮矣竟遭讒黜迴旋一倖同時忝國者多駸駸進復顯列而君獨二年不調然每見君略無厭苦無聊狀豈是邦風土故能縻繫遷客而君之所以凝神而釋慮

者抑自有在耶君為人拓落而尤善為子厚之文然不
肯輕吐一語以別自為記惟取范本刊正以傳又知君
不欲與山水爭奇勝乃屬予序之

重刻洞庭君山詩集跋

胥焯

洞庭君山之有集肇自前元如圭齋翁所云者經亂弗
存嘉靖間先大夫石泉翁家居乃取古今題咏湖山并
岳陽樓詩文案次成卷郡侯韓公陸公相繼梓行歲久
字漫不可展誦今憲臬蘇公授予重校用禪闕逸付匠
氏新焉竊惟湖山勝美擅名天下聞者莫不欣慕亦以

人文為之重耳若永之山水以柳記黃之赤壁以蘇賦
茲地有唐宋諸賢之傑作我朝群公之巨什隋珠荆玉
輝映後先何可以不傳矧夫九水神禹所導君山聖妃
所居魯陶之戍鎮岳益之經略風蹟具存不獨文焉已
也公以重望鎮岳振戎少暇留意文事懷綏之績當與
湖山並傳矣予不佞敢因公命謾贅數言以見茲刻之
顛末云

記部十四首

九疑山圖記

元結

九疑山二千餘里四州各近一隅世稱九峰相似望而
 疑之謂之九疑亦云舜望九峰疑禹而悲從臣有作九
 悲之歌因謂之疑九峰殊極高大遠望皆可見也彼如
 高華之峻峙衡岱之方廣在九峰之下磊磊然如布基
 石者可以百數中峰之下水無魚鱉林無鳥獸時聞聲
 如蟬黽之類聽之亦無徃徃見大谷長川平田沃淵杉
 松百圍榕栝並之青莎白沙洞穴丹崖寒泉飛流異竹

雜華迴映之處似藏人家實有九水出於山中四水南
流灌於南海五水北注合為洞庭若度其高卑沈洞庭
南海之岸直上可二三百里不知海內之山如九疑者
則幾焉或曰若然者茲山何不列於五岳對曰五帝之
前封疆尚隘衡山作岳已出荒服今九疑之南萬里臣
妾國門東望不見涯際西行幾萬里未盡邊陲當令以
九疑為南岳以崑崙為西岳衡華之輩聽逸者占為山
居封君表作苑囿耳但若當世議者拘限常情率引古
制不能有所改朔也如何故圖畫九峰略載山谷傳於
好事以旌異之如山中之往跡峰洞之名稱為人所傳
說者並隨方題記庶幾觀者易知時永泰丙午年也

黃陵廟碑記

韓愈

湘旁有廟曰黃陵自前古立以祀堯之二女舜二妃者
庭有石碑断裂分散在地其文剝缺考圖記言漢荊州
牧劉表景升之立題曰湘夫人碑今驗其文乃晉太康
九年又其額曰虞帝二妃之碑非景升立者秦博士對
始皇帝云湘君者堯之二女舜妃者也劉向鄭玄亦皆
以二妃為湘君而離騷九歌既有湘君又有湘夫人王

逸之解以為湘君者自其水神而謂湘夫人乃二妃也
從舜南征三苗不及道死沅湘之間山海經曰洞庭之
山帝之二女居之鄠璞疑二女者帝舜之后不當降小
水為其夫人因以二女為天帝之女以余考之璞與王
逸俱失也堯之長女娥皇為舜正妃故曰君其二女女
英自宜降曰夫人也故九歌辭謂娥皇為君謂女英帝
子各以其次第推言之也禮有小君君母明其正自得
稱君也書曰舜陟方乃死傳謂舜升遐南方以死或又
曰舜死蒼梧二妃從之不及溺死沅湘之間余謂竹書

紀年帝王之沒皆曰陟陟升也謂升天也書曰殷禮陟
配天言以道終其德協天也書記舜之沒云陟者與竹
書周書同文也其下言方乃死者所以釋陟為死也地
之勢東南下如言舜南巡而死宜言下方不得言陟方
也以此謂舜死蒼梧於時二妃從之不及而溺者皆不
可信二妃既日以謀語舜脫舜之厄成舜之聖堯死而
舜有天下為天子二妃之力當為神食民之祭今之渡
湖江者莫敢不進禮廟下元和十四年春余以言事得
罪黜為潮州刺史其地於漢南海之揭陽屬毒所聚懼

不得脫死過廟而禱之其冬移袁州刺史明年九月拜
國子祭酒使以私錢十萬抵岳州願易廟之圯楠腐瓦
於刺史王堪長慶元年刺史張瑜自京師往與愈故善
謂曰丐我一碑載二妃事且令後世知有子名瑜曰諾
既至州報曰碑謹具遂篆其事而刻之

湘君廟記

李宓思

洞庭蓋神僊洞府之一也以其洞府之庭故以是稱湖
名因山自古而然矣昔人有立湘君祠於此山因復謂
之君山其廟宇為秦皇燬廢後亦久無構葺者是山去

郡部二十里而近人未嘗敢居其中按圖經此山不受
穢惡無猛獸愚以為海有圓嶠蓬島之類人可望而不
可至茲山垤坳波心雲水四周人可至而不可居寧非
圓嶠蓬島之亞歟固為靈神之所憑依宜矣舊邦人禱
禁水旱嘗於此山且患廟貌靡存無展敬之所者久矣
宓思以咸通二年謬宰巴陵其年六月因時雨不降遂
潔齋躬禱於山將涉波觸舟衆以為不可渡乃皆請止
予謂驕陽害稼慮困吾民豈可偷安哉因命速棹去岸
俄而長飈東來委波順送帆席半掛已及山址於是禱

拜既畢艤棹將歸則赫日掩光玄雲四集向者東風爰
息西風又興舟子皆擁棹閑咲倏至邑步及縣署則甘
澤溥降一夕而漲陂溢塍里巷懽呼相以為賀衆尤異
者自卯及申一往一復轉風徇意如用送迎則知非神
無以動陰陽非至誠無以極感應昭昭顯驗誠可嘉之
密思由是默度於心將建祠宇會有阻而踰年未克及
我使君濮陽公之來也撫此疲祗一振仁風俾俗民安
物泰於是得以為請因蒙敦勉之遂成茲宇其堂室圖
塑皆潔而無華約而且備不悖于俗不役于民儼千古
之遺跡葺一時之隆典人皆悅矣神必據之所以福我
黎元壽我疆土疫癘災荒絕於境內雪霜風雨咸順其
時永久無疆願顯其志此非獨紀建廟之微績且欲旌
神之有徵帶礪山河唯茲乎不泯

偃虹隄記

歐陽脩

有自岳陽至者以滕侯之書洞庭之圖來告曰願有所
記予發書按圖自岳陽門西距金鷄之右其外隱然隆
高以長者曰偃虹隄問其作而名者曰吾滕侯之所為
也問其所以作之利害曰洞庭天下之至險而岳陽荆

潭黔蜀四會之衝也昔舟之往來湖中者至無所寓則
皆泊南津其有事于州者遠且勞而又常有風波之恐
覆溺之虞今舟之至者皆泊隄下有事于州者近而且
無患問其大小之制用人之力曰長壹千尺高叁拾尺
厚加貳尺而殺其上得厚叁分之貳用民力萬有伍千
伍百工而不踰時以成問其始作之謀曰州以事上轉
運使轉運使擇其吏之能者行視可否凡三反復而又
上于朝廷決之參司然後曰可而皆不能易吾侯之議
也曰此君子之作也可以書矣蓋慮於民也深則謀其

始也精故能用力少而為功多夫以百步之隄禦天下
至險不測之虞惠其民而及于荆潭黔蜀凡往來湖中
無遠邇之人皆蒙其利焉且岳陽四會之衝舟之來而
止者日凡有幾使隄土石幸久不朽則滕侯之惠利於
人物可以數計哉夫事不患於不成而患於易壞蓋作
者未始不欲其久存而繼者常至於殆廢自古賢智之
士為其民捍患興利其遺跡往往而在使其繼者皆如
始作之心則民到于今受其賜天下豈有遺利乎此滕
侯之所以慮而欲有紀於後也滕侯志大材高名聞當

世方朝廷用兵急人之時常顯用之而功未及就退守
一州無所用心略施其餘以利及物夫慮熟謀審力不
勞而功倍作事可以為後法一宜書不苟一時之譽思
為利於無窮而告來者不以廢二宜書岳之民人與湖
中之往來者皆欲為滕侯紀三宜書以三宜書不可以
不書乃為之書慶曆六年月日記

岳陽樓記

范仲淹

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
廢具興乃重脩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令人詩賦于

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
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
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巫
峽南極瀟湘遷客騷人多會於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
若夫霏雨霏霏連月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
睢山嶽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薄暮冥冥虎嘯猿啼
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
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
沙鷗翔集錦鱗遊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烟一

空皓月千里浮光躍金靜影沉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
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皆忘把酒臨風其喜洋
洋者矣嗟夫子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為何哉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
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
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乎噫微斯人吾
誰與歸

重建岳陽樓記

鄭民瞻

岳陽樓在洞庭之濱延庚挹辛於登臨且取勝初者寢不
可考自唐相張燕公出守於此其名始著慶曆中滕子
京作而新之時人以范記蘇書邵篆與茲樓號為天下
四絕元豐元年十月不幸火起於牙城之西南隅延及
於樓已而同賓僚登古址石刻皆仆地而裂獨謝仙二
字存焉夫謝仙者雷部中之神也神能保其碑而不能
及其屋何其異也明年春議復舊觀適湘神涌水浮至
巨木百餘亟命邦人取以為用若相厥後者又何異耶
樓成因鑿諸石一以彰雷筆之靈一以侈湘神之助他
如登臨知勝槩者自得之心目何待予言亦有范公記

在

淵德侯廟記

上官彞

洞庭淵德自古號為湘君至唐天祐中因湖南觀察使馬氏奏遂封為洞庭君咸通四年己陵令李密思嘗以境內亢旱涉湖祈禱佳雨隨至今廟廡所存之碑乃密思文備載其事皇宋元豐之三年岳守庫部郎鄭公民瞻以祈禱屢應以其事奏於朝特封淵德七年終令太守朝散大夫黃公沐以太常禮院之式令己陵令上官彞制服上之竊惟主上即位十有七年體堯舜九州四

海莫不同風感德至於五嶽四瀆咸被其休若淵德由唐迄今數百載湮沒於荒洲古嶼間青煙蔓草之側淒涼零落一旦獲此佳號貫以法服使千載而下英聲茂烈傳之無窮與天地齊久豈不盛歟上服之日彞躬詣祠下相從而瞻奉者車馬駢集殆至千餘輩因書其大槩以示後世云

重建岳陽樓記

李魯伯

洞庭天下之勝岳陽樓又擅洞庭之勝慶曆之記盡矣後有作者未易加一辭歲嘉熙丁酉魯伯守是邦每公

餘登眺令人浮漚溟渤培塿大塊緬懷唐開元而後李
杜張孟諸賢更賦迭咏不可勝數至我朝文正范公倦
倦焉以天下為憂樂斯文一出斯樓之偉觀增重去今
二百載星回物換而江濤滾滾與公風烈蓋巍然獨存
也後十有四禩魯伯以牧荆道過之亟訪徙倚殆山川
不可復識乃知昔之棟宇久已灰燼今樓非故樓矣愴
然為之感慨越明年九月郡侯浚儀趙汝歸書來以圖
示則危闌傑觀葺廢址而新之君山本來面目欣然如
對立屬為之記曾伯倂仰疇昔雖不能忘情於此率爾
援筆多見其不知量也顧人事有因革地勢無古今世
之出新奇之見者每至越故常安簡陋者又憚於改作
此天下事不能盡如人意者十八九非有英材磊落之
士心眼轟豁起古意於寂寥舒世慮之鬱勃將視此為
傳舍豈屑寘念哉如侯之心足以經營四方不以一樓
而止侯帝室之胄所至有治行及是樓與政俱成會命
提點本臨刑獄仍郡牧徂重湖泛巨波川后山靈方盡
聽彈壓匪是亦疇克勝余雖未獲從侯僦高舉酒挹勝
槩於几席意岳之人士將復見慶曆氣象已於斯占之

庸記歲月云樓之楹若干暨費計若干抑末耳不書

湘君祠記

陳邕

洞庭東南浮天浴日溟渤之外莫之與京其中有山焉
盤紆崿萃亘數十里屹立雲濤縹緲間雖三神山不是
過問山之所以名曰湘君之祠也然則湘君果何神哉
山海經曰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璞以為天帝之
女楚詞有湘君又有湘夫人王逸謂湘君自其水神而
湘夫人乃二女也此二說韓愈已辯其非獨史記秦始皇
皇本記始皇問博士曰湘君何神對曰聞之堯女舜妃

昔葬於此其後劉向鄭康成皆從之於是湘君之說定
矣元豐五年知岳州鄭民瞻以祈禱屢應請諸朝而有
淵德之封巴陵令上官彞從而記曰淵德自古號為湘
君何其弗深考歟嘉定四年余假守是邦有以淵德之
故告者愕且嘆曰震巽異索冠筭異儀妃也而冒侯爵
其褻神瀆禮孰大於是歆瀆於上而釐之奏既具或曰
禮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山有侯祠一百有二十四年與
其革故宣鼎新邪民之所從久矣余善其言不果上又
明年乃命建湘君之祠于君山巴陵尉胡仕隆司法參

軍毛無競繼往相其宅前臨平湖遠映列岫傍竦老木
後倚疊嶂殿宇宏敞供張華潔設湘君像於其中而又
以湘夫人配之廟將落成會余以使夔去則屬別駕王
君黎董其事而特書曰人之大倫其綱有三君臣也父
子也夫婦也惟聖人為入倫之至然適會其西盡也實
難是故堯舜並而後見君臣之至文武並而後見父子
之至方堯欲以天下授諸舜察其所以處瞽頑嚚傲之
間審矣及釐降而嬪然後往欽之命始決夫堯之試舜
固信其能夫人之所難其實舜之遇二妃本處夫人之
所易也自古生知之聖堯舜而下惟文王孔子而禹湯
不與焉文王刑于寡妻固御家邦之本然天作之合則
嗣徽音之太姒也若孔子則有不得已者矣天地合德
而後能生萬物男女正位而後能成萬物向非二妃粹
稟彛德克配重華又何以遽成恭己當天之盛哉夫
媿聖作則化婦道立民極固亦宜世紀况茲山具有本
末而可誣也哉若夫迎送之章所以為祠祀歌舞之用
者則有靈均之九歌在

君山記

孫繼魯

洞庭湖有君山不見經按楚詞九歌有帝子有湘君有
湘夫人皆娥皇女英也屈原郢產言匪鑿空及觀司馬
遷本紀舜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葬江南九疑是為零
陵則君山已屬過化又始皇二十八年南渡淮水之衡
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遇大風幾不得渡問博士曰湘
君何神對曰聞之堯女舜妃死葬於此於是始皇大怒
使刑徒三千人伐湘山樹楮其山夫始皇自淮來其浮
其至其伐其楮者此山也列女傳云舜陟方死於蒼梧
二妃死于江湘之間因葬焉括地志云二妃塚在湘陰

縣北一百六十里青草山盛弘之荊州記巴陵南有青
草湖週迴數百里日月出沒其中南有青草山因以為
名夫二妃塚在青草山故曰君山而君山獨秀洞庭真
所謂奧區神臯故有湘妃祠即古湘山祠也陰鏗渡青
草湖詩云洞庭春溜滿平湖錦帆張沅水桃花色湘流
杜若香穴去茅山遠江連巫峽長自君山觀之沅水西
經湘流東過茅山近滄海巫峽接岷峨春溜錦帆洞庭
歷歷桃花杜若騷選彬彬雖賦青草湖實點出君山佳
景也矧二妃堯女德協重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

婦婦雍時動風從來已久固宜史氏文人言舜崩必曰
蒼梧葬必曰九疑二妃卒必曰江湘葬必曰青草神必
曰湘君山必曰君山祠必曰湘妃無非秉彜好德彰舜
勤事野死之善表其終不負堯也二妃終不孤舜也人
倫至帝化終矣故億萬斯年人皆可為矣足以軌世也
故愛助者后稷之孫所以建極敘彜封媯滿也伐樹赭
山之人自速其危焉耳已何足數哉何足數哉孫繼魯
曰余道冀方觀砥柱適二脩桃林至于閩鄉見鼎湖碑
詢採首山銅鑄鼎荆山事首山荆山知在雍州或然也
今之武昌黃鶴樓已有朗吟亭及登岳陽樓又有飛過
蹟獨君山之巔重云不亦多乎乃博考載籍記君山本
未更大題帝子高山四字系以五篇之詩用宣德化風
教一 二翊贊巖廊耳後之君子得覽削焉

重脩岳陽樓記

商輅

岳陽樓在岳州府治西南右瞰洞庭左挹君山波光壑
影萬景在目誠一郡偉觀也圖誌莫詳創始然考之唐
李杜諸賢皆有賦岳陽樓詩其來已久至宋慶曆間郡
守滕宗諒子京重建范文正公希文作記而後岳陽樓

之名益顯於世四方縉紳碩士徃徃有無因而見之嘆
慶曆至是四百餘年中間興廢不知其幾成化丁亥進
士眉山吳節以郎中官有聲出守茲郡登覽之餘憮然
有感謂湖山景象弗減舊聞而樓之規模大非昔比詢
之則後來郡人所構卑陋弗稱亟欲改作還于舊觀適
視筭之初年饑用乏力未暇及久之政務漸舉歲時漸
稔廩有積粟庫有積貲乃謀諸僚佐稍出羨餘無助已
俸募工飭材撤其舊而新之始事於辛卯冬十一月訖
事於壬辰夏五月傑棟崢嶸層簷翬飛高宏壯麗有加
于前落成之日衆皆欣悅以謂盛事不可無述於是太
守具事狀介太僕寺丞鄧君廷瓚來徵予記嗟乎物不
自美因人而美此常理也夫以岳陽為樓據有洞庭之
勝旣云美矣而范公為記又歷敘陰晴變態之妙以寓
夫先憂後樂之心使人誦而味之非惟不出戶庭而湖
山景物盡在目中凡素存憂國憂民之念者自將悵然
驚省而油然興起矣然則是樓之建豈為遊觀之好哉
蓋深有慕於公之為人而追尋芳躅思欲企而及之者
也予聞太守治岳廩慎有為九載之間士安其教民安

其政而吏亦怡然於禁令之下無敢侈然以肆者夫為
郡而能仁於其民無愧於公之心也建樓而欲復於舊
觀無愧於公之文也公何人也希之則是子於太守有
取焉於是書

遊洞庭君山記

徐學謨

君山者故湘山也其上蓋有堯女湘君墓更名君山云
鼎澧沅湘資黔諸水退溢而北瀕岷江走巫荆嚙決東
下逆折而南俱匯於洞庭曠濬延數百里不見涯際日
月之光東西盪射之滉漾作天鏡色而獨君山以一培

樓介綴波面夏秋之交零潦集之水愈大山愈細震撼
噴瀉倒景浮動從岳陽樓望之宛然少女綰青螺髻離
列十二出沒銀濤雪浪間可念世所傳海外岱輿蓬萊
方夫疑亦類是余曩遊焉會秋霖方滯舟犯石尤風業
濟而不得渡迄於今荏苒十三年矣茲幸以始春之月
偕客往霽雪初霽淙流偃壑僅航城下一衣帶水即揭
而翔陸葦沙陀漫其奇勝即不逮水漲時而閑避窈渺
之觀固在輿行十五里迫山之椒降而謁禮二妃廟訪
其蛟骨處已雜灌莽不可辯識折而西北行數百步有

叢林一區前插干霄古杉杏水鶴千群巢之間呵騶聲
皆摩空避官人去乃諸頭陀引逗叢林後觀唐柳毅遇
洞庭君女故井井泉芳冽而慙湧可掬而傳書亭已瀕
廢列籍坐久之返飯於龍堂繙佛藏經卷罷復斥輿出
折叢林而西尋軒轅鑄鼎臺遺址蜀人李惟觀閣其上
懸察䟽敞遊目烟帆雲舶接九疑衡岳諸峰色縹緲掩
映日盡方止與客憇而觴焉咏焉俱微醺四顧寥閒摩
挲香靄思昔朗吟之客散世之父庶幾彷彿一見之覓
漢武帝所進御仙人長年之酒不可復得頭陀云山間

春月往往尚聞酒香然竟亦無所聞也已薄暝林間劃
然有聲風雨驟至急下山去迴矚前路已驅合為渾沌
矣客謂大叅沈君人种憲副徐君柏僉憲蔣君夢龍暨
余四人遊之日為萬曆乙亥春正月廿又一日

君山在洞庭湖中故無記之者歲乙亥春余始遊焉
而為是記已自書一通付岳守劉子自化刻之郡齋
業灾木矣明年劉守又請余書石願藏之山中會徒
鄭臺不果又明年劉守以避言去岳而托鄭守宋子
翁再申前懇子適病暑不能書幾負劉守意偶吳人

陳演遊鄖乃代余書而勒之石勒完而宋守將輦諸君山而納焉於乎士君子方奔走塵鞅間而能不忘山林之事為可尚也歲丁丑秋日徐學謨識

遊君山記

駱問禮

萬曆甲申仲秋適有西役舟發夏口晝夜行過岳陽念洞庭君山之勝欲覽之未得也還途甚暇湖中孟守備拿小舟伺即上直趨之時上旬九日也入湖風清日朗波平如鏡柳把總侍舟指湖中如浮槎狀者曰此君山也傍一堆更小曰此則偏山云舟小行最速不移時將

至山漸大亦不盈二十餘畝耳因思海內名山必有奇峰峭壁峻絕雄冠始稱名勝茲山撮爾盤夷而膾炙人口雅俗無二徒以其在巨浸中如取白於黑擇方於圓不必欺霜就矩始足稱最然與然予嘗上金焦過小孤大孤亦巨浸中其衝濤陵漢似勝茲山而為人所仰慕未能並也豈以帝妃帝女神靈所棲其出奇見恠非諸山能萬一耶然而秦始皇怒而命赭亦以二妃故更思始皇以萬乘巡遊天下投策斷江於茲湖何難而竟不得一上此山更望蓬萊弱水使信有之其何能至說者

謂山靈拒俗事或偶然經營間不覺舟已抵岸有輿未
至即步半里許入湘君廟廟瓦落壁觸將圮二妃並坐
予肅拜不敢仰視出吊二妃塚見古木葱鬱所嘆者廟
貌不稱爾因問有祀否守廟僧對有近以齋宿不便改
呂仙亭遙祀繼詢識者謂非祀二妃蓋祀此山與此湖
之神耳不知此山之得名原以湘君祀此山此湖之神
非二妃而誰古社稷之神或祀棄或祀稷皆以精其事
而有功者為主後世如其以其事奉上帝命為此山主
之類史編稗傳往往有之况帝妃帝女遠侍乘輿正終
於此純德懿範更事二聖足垂不朽生為天下母死以
此土授之上帝豈靳而後之崇祀者敢易之耶特始雖
同為帝女而既為帝妃則禮無二后二妃不當並列像
露淪於夷俗非先王嚴闕之舊似當釐之耳或曰祀山
湖之神以二妃配之何如不知二妃非他神比也為天
下母所至山川之神皆為侍衛孰敢當禮侍者皆顧愕
不知予為何說也語罷過塔菴入君山寺門揭有緣山
三大字蜀人李兵憲惟觀筆也人言此山非有緣即生
長湖濱多皓首不得至事固有之亦存其人之好事與

否爾上大殿僧人以予拜湘廟齋鋪席鼓鐘焚香伺予
行禮予顧瞻拂袖坐後堂堂階下紫薇二樹正開鮮艷
可愛坐間岳州司戎司理二周君至司糧胡君嗣至同
飯酒三行罷迤邐入梓潼廟上軒轅閣二周君以赴荆
州期會別去獨與胡君上酒香亭坐眺湖波浩渺四望
無際問岳陽樓所在侍者言軒轅閣正與樓對惜為梓
潼廟所蔽方議徹之予謂徹廟費何不別建一亭過響
山取舊道回渡經梓潼廟梅使君至巴陵林尹亦至渡
上閣下至朗吟亭少坐諸將領携火器至曰湖中逐盜

惟此為便各試一二乃尋柳毅并傳書亭從寺後渡至
前坐堂對紫薇開燕侍者取方竹至視自予所見與桃
源洞所產不異酒五行別登舟大率君山之勝在湖其
傳信惟湘君其他若軒轅鑄鼎柳毅傳書及漢武遣藥
已得酒之說皆誕幻不足稱述由小舟達馬舡無慮四
十餘里掛帆瞬息坐定不覺口語頗偏頗繼而曰得
之矣索筆索筆童子錯愕不知何謂為望岳陽樓念撼
此城不盡湖波之力隨會岳陽城非指此也衡山為南
嶽太和三山為太嶽凡二山所縣屬皆得以嶽稱故長沙

有嶽麓浩然之所指者甚廣故以對雲夢澤嶽岳本一字雖山南曰陽古人文字不甚拘泥茲樓之名蓋取浩然詩非浩然詩指此樓也何偏枯之有仍復自笑曰見晚當浮巨觥筆至遂雜書之嗟夫子自隆慶丁卯八月望日登岳陽樓至今幾二十年當時意氣即范文正公記有不足讀者乃今髮且種種尺寸不就而猶報顏拜君山之神移舟望樓心即尚長將何為乎將何為乎

巴陵遊覽記

張元忭

楚中二樓岳陽與黃鶴並踞雄勝若爭霸然自文正有

記岳陽之名始重矣然記稱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而不及君山何哉夫洞庭浩渺八百里巨浪拍天不可以狎而遊也君山去郡城三十里而近當夏秋水漲時湧浮湖面髣髴蓬島冬月水落盈盈僅隔一衣帶水耳登君山而望洞庭辟如駕百萬斛之巨艦而浮於大海浴日月舞蛟龍愛恠百出而舟未嘗動焉偉哉觀也故山與湖交為勝者也予以使事將赴長沙既抵巴陵則除夕前一日傳舍闌矣廼往遊君山出南門挈舟而渡不數里已隄其涯肩輿行十餘里僧出迓乃下輿謁湘君

祠祠右數十步有二妃塚在榛莽中酌以卮酒又半里許為崇勝寺榜曰有緣山山靈如妬人遊每將渡輒以惡風濁浪拒令回車故以得至者為有緣也西墀間古銀杏大可數圍腹中半焦僧指此為秦皇火樹云遂入方丈飯已徐扣僧山中之景幾何僧言軒轅氏鑄鼎於此山有軒轅臺漢武帝得仙酒於此山有酒香亭呂仙遺跡有朗吟亭柳毅為洞庭君女傳書有柳毅井其他響山龍虎洞並奇乃由方丈折而北登軒轅臺凭闌四顧水天一色為君山最勝處近構文昌祠壅塞其前宜徙之又折而左為酒香亭僧言至今春時尚聞酒香恨予來猶是冬也又轉入山徑中半里許深窈曲折如不可窺前人狀君山如螺髻如蛾眉似猶得其外未盡其中也漸下山麓緩步淺沙沙間積雪初化如履裊褥從人頓足作鏗鉤聲僧曰此響山也志稱君山上有穴潛通吳之包山豈此地耶其旁峭壁巉巖有洞如龕僧曰此龍扁洞也予笑曰山居水中豈有扁乎僧言頃有扁自湘陰山中渡湖來晝伏夜見窟於崖巔諦視沙際扁步跡甚顯蓋前此所未有者亦甚異又遠出山門之左

登朗吟亭方舉酒徘徊忽聞款乃聲祭湖上疑是呂仙
然竟不得見乃下觀柳毅井懋傳書亭亭前曲有刺楸
泉亦特甘冽殊他品僧又引予觀寺中古錢器甚夥考
其年月多五代時物或云皆西蜀孟昶所遺也是晚宿
方丈因念此山為十一福地况當除夜來遊尤世所稀
即於此守歲福豈待徵哉而又以履端令節宜趨賀丁
公所禮也蚤起將別君山既出門復登朗吟亭飲眺良
久不忍去已乃循舊渡歸忽大風濤帆檣欹側舟人震
恐予謂言生曰假令昨者如此敢渡哉茲山於我信有

緣矣且山靈於他人或妬其來今于予若嗔其去者緣
又豈淺淺者耶少頃抵岸更以便道登岳陽樓樓在高
阜上俯臨睥睨其旁土石盡赤與黃州無異蓋曹瞞破
荊州順流而東此皆舳艫所經之地予謂千里間類多
赤壁者於此益信城外有錢鑄方佛五枚形如枷陷沙
磧中俗謂秦皇怒君山以此械之殊不經予按晉伐吳
吳為錢鎖橫截之此殆植標繫鎖之具今漢口大別山
亦有鎖六即此類耳夜宿公館聞爆竹聲稍動故鄉之
思而城中瀟條特甚改歲為癸未元旦詣公所稱賀畢

輒携榼再登樓以一觴先醉呂翁已乃布坐命酌八窓
洞啟風景一新湖山亦似改色讀壁間文正記憮然有
懷酒半酣鼓缶作歌歌曰昨日之日兮歲云徂今日之
日兮春復初人皆攘攘兮我獨于于云誰之賜兮拱北
以呼則又歌曰今日之樂兮樂何如鳶為馭兮雲為車
忽轉盼城闌晨有不炊兮寒無襦使我不得飲兮立躊
躕歌已遂還館舍無所事事姑擁爐伸紙作巴陵遊覽
記

傳部一首

柳毅傳

李朝威

唐儀鳳中有儒生柳毅者應舉下第將還湘濱念鄉人
有客於涇陽者遂往告去至六七里鳥起馬驚疾逸道
左又六七里乃止見有婦人牧羊於道畔毅恠視之乃
殊色也然而蛾臉不舒巾袖無光凝聽翔立若有所伺
毅詰曰子何苦而自辱如此婦始笑而謝終泣而對曰
賤妾不幸今日見辱問於長者然而恨貫肌骨亦何能
愧避幸一聞焉妾洞庭龍君少女也父母配嫁涇川次

子而夫一婿樂送為婢僕所惑日以厭薄既而將訴於舅
姑舅姑愛其子不能禦逮訴頻切又得罪於舅姑舅姑
毀黜以至此言訖歔歔流涕悲不自勝又曰洞庭於茲
相遠不知其幾多也長天茫茫信耗莫通心目斷盡無
所知哀蘭君將還吳密邇洞庭歆以尺書寄託侍者未
卜將以為可乎毅曰吾義夫也聞子之說氣血俱動恨
無毛羽不能奮飛是何可否之謂乎然而洞庭深水也
吾行塵間寧可致意耶唯恐道途顛晦不相通達致負
誠託又乖怨顧子有何術可導我耶女悲泣再謝曰負
戴珍重不復言矣脫獲回耗雖死必謝君不許何敢言
既許而問則洞庭之與京邑不足為異也毅請問之女
曰洞庭之陰有大橘樹焉鄉人謂之社橘君當解去磁
帶束以他物然後舉樹三餐當有應者因而隨之無有
碍矣幸君子書敘之外悉以語之心誠倍託千萬無渝
毅曰敬聞命矣女遂於襦間解書再拜以進東望愁泣
若不自勝毅深為之感乃置書囊中因復問曰吾不知
子之牧羊何所用執神祇豈宰殺乎女曰非羊也兩工
也曰何為兩工曰雷霆之類也數復視之則皆矯顧怒

步飲醜甚異而大小毛角則無別羊焉毅又曰吾為使
者他日歸洞庭慎勿相避女曰寧止不避當如親戚耳
語竟引別東去不數十步迴望女與羊俱亡所見矣其
夕至邑而別其友月餘到家乃訪于洞庭之陰果有社
橋遂易帶向樹三扣俄有武夫出波間再拜請曰貴客
將自何所至也毅不告其事曰徒謁大王耳武夫揭水
指跬引毅以進謂毅曰當閉目數息可達矣毅如其言
遂至其宮始見臺閣相向門戶千萬奇草珍木無所不
有夫乃指毅止於大室之隅曰客當居此以伺毅曰此

何所也夫曰此靈虛殿也毅視之則人間珍寶畢盡於
此柱以白璧砌以青玉牀以珊瑚簾以水晶雕琉璃於
翠榻飾琥珀於虹棟奇秀深杳不可殫言然而王久不
至毅謂夫曰洞庭君安在哉曰君方幸玄珠閣與太陽
道士講火經少選當畢毅曰何謂火經夫曰吾君龍也
龍以水為神舉一波可包陵谷道士乃人也人以火為
神爇一炬可燎阿房然而靈用不同玄化各異太陽道
士精於人理吾君邀以聽焉言粗畢而宮門間景從雲
合見一人披紫衣執青玉夫躍曰此吾君也乃至前以

告之君望毅而問曰豈非人間之人乎毅曰然遂入拜
君亦拜坐於靈虛之下謂毅曰水府幽深寡人暗昧夫
子不遠千里而來將有為乎毅曰毅大王之鄉人也長
於楚遊學於秦昨下第閑驅涇水之溪見大王愛女牧
羊於埜風鬟雨鬢所不忍視毅因詰之謂毅曰為夫婦
所薄舅姑不念以至於此悲泗流滴誠怛人心遂託書
於毅毅許之今至此因取書進之洞庭君覽畢以袖掩
面而泣曰老夫之罪不謹鑒聽坐貽聾瞽使深閨孺弱
遠罹辱害公廼陌上人也而能急之幸被齒髮何敢負

德詞畢又哀啞良久左右皆流涕時有宦人密侍君者
君目以書授之令達宮中須臾宮中皆慟哭君驚謂左
右曰疾告宮中無使有聲恐錢塘所知毅曰錢塘何人
也曰寡人愛弟也昔為錢塘長令則致政矣曰何故不
使知曰以其勇過人耳昔堯遭洪水九年者乃此子一
怒也近與天將失意穿其五山上帝以寡人有薄德于
古今遂寬其同氣之罪然猶縻繫於此故錢塘之人日
來候焉詞未畢而大聲忽發天拆地裂宮殿擺簸雲烟
沸湧俄有赤龍長萬餘尺電目血舌朱鱗火鬚項掣金

鎖鎖牽玉柱千雷萬霆繳繞其身霰雪兩電一瞬皆下
乃擘青天而飛去毅初恐蹶仆地君親起持之曰無懼
固無害毅良久安抑乃獲自定因告辭曰願得生歸以
避復來君曰不必如此其去則然其來則不爾幸為少
盡繾綣因命酌互舉以款人事俄而祥風慶雲融融怡
怡幢節玲瓏簫韶以隨紅粧千萬笑語熙熙中有一人
自然蛾眉明璫滿身綃縠參差迫而視之前所寄辭女
然而若喜若悲零淚如絲須臾紅烟蔽其左紫氣舒其
右香凝環旋入于宮中君笑謂毅曰涇水之囚人至矣

君乃辭入宮須臾又聞怨若不已有頃君復出與毅飲
又有一人披紫裳執青玉貌聳神溢立於君左君謂毅
曰此錢塘也毅起趨拜之錢塘亦盡禮相接謂毅曰女
姪不幸為頑童所辱今賴明君子信義昭彰致達遠寬不
然者是為涇陵之士矣饗德懷恩詞不諭心毅為退辭
謝俯仰唯唯錢塘乃告兄曰遠者辰葬靈虛已至涇陽
午戰於彼未還於此申間馳至九天以告上帝上帝知
其冤而宥其失前所譴執因而獲免然而剛腸激發不
遑辭候驚擾宮中漁忤賓客愧惕漸懼不知所遁因退

而再拜君曰所殺幾何曰六十萬傷慈子曰八百里曰
 無情即安在曰食之矣君憮然曰頑童之為是心也誠
 過忍然汝亦太草草賴上帝靈聖諒其至冤不然者我
 何辭焉從此已往勿復如斯錢塘復再拜坐定遂宿毅
 於凝光殿明日又宴毅於凝碧宮會友戚張廣樂具以
 醪醴羅以甘潔初筵角聲鼓旌旌劍戟舞萬夫於其右
 中有一夫前曰此錢塘破陣樂旌鉞傑氣顧驟悍慄坐
 客視之毛髮皆豎復有金石絲竹羅綺珠翠舞千女於
 其左中有一女前進曰此貴主還宮樂清音宛轉如訴

如慕坐客聽之不覺淚下二舞既畢龍君大悅錫以純
 綺頒于舞人然後密席貫坐縱酒極娛酒酣洞庭君乃
 擊席而歌曰大天蒼蒼兮大地茫茫人各有志兮何可
 思量狐神鼠聖兮薄社依墻雷霆一發兮其孰敢當荷
 貞人兮信義長令骨肉兮返故鄉永言慚愧兮何時忘
 洞庭君歌罷錢塘君再拜而歌曰上天配合兮生死有
 途此不當婦兮彼不當夫腹心辛苦兮涇水之隅鬢鬢
 風霜兮雨雪羅襦賴明公兮引素書令骨肉兮家如初
 永言珍重兮無時無錢塘君歌闋洞庭君俱奉觴於毅

毅踈踏而受爵飲訖復以二觴奉二君乃歌曰碧雲悠
悠兮涇水東流傷嗟美人兮兩泣花愁尺書遠達兮以
解君憂哀寃果雪兮還處其休荷君和雅兮盛甘羞山
家寂寞兮難久留欲將辭去兮悲綢繆歌罷皆呼萬歲
洞庭君因出碧玉箱貯以闕水犀錢塘君亦出紅珀盤
貯以照夜璣皆起進毅毅辭謝而受既而宮中之人咸
以綃絲珠璧投於毅側重疊煥赫須臾埋沒於前後毅
笑語四顧媿揖不暇洎酒闌歡極毅辭起復宿於凝光
殿翌日又宴毅於清光閣錢塘君因酒作色謂毅曰子

不聞猛石可裂不可捲義士可殺不可羞者耶愚有粟
曲一陳於公為可則俱履雲霄如不可則皆夷糞壤足
下以為何如哉毅曰請問之錢塘曰涇陽之妻則洞庭
君之愛女也淑性茂質為九姻所重不幸見辱於匪人
今則絕矣將欲求托高義世為親賓使受恩者知其所
歸懷愛者知其所付豈不為君子始終之道耶毅肅然
而作笑曰誠不知君辱困如是毅始聞跨九州據五嶽
洩其憤怒復見斷金鑠玉柱赴其急難毅以為剛決
明直無如君者蓋犯之者不避其死感之者不愛其生

此真丈夫之志奈何簫管方洽親賓正和不顧其道以
威加人豈僕之素望乎若遇公於洪波之內玄山之中
鼓以鱗鬚被以雲雨將迫毅以死毅則以禽獸視之亦
何恨哉今體被衣冠坐談禮義盡五常之至性窮百行
之微旨雖人世賢傑有不知者况江湖靈類乎而欲以
介然之軀悍然之性乘酒倣氣將迫於人豈近直哉且
毅之質不足以藏王一甲之間然而敢以不伏之心勝
王疆暴之氣唯王籌之耳錢塘逡巡致謝曰寡人生長
溪官不聞正論邇者詞述狂狷塘突高明退自循顧房

不容責幸君子不為此垂問也其夕復與懽宴其樂如
舊毅與錢塘君遂為知心友明日毅辭歸洞庭君夫人
別宴毅於潛景殿男女僕妾悉出預會夫人泣謂毅曰
骨肉受君子恩深恨不得展媿戴遂至睽別使前涇陽
女當席拜毅以致謝夫人又曰此別豈有復相遇之日
乎毅於始雖不諾錢塘之請然當此席殊有歎恨之色
宴罷辭別滿宮悽然贈遺珍寶怪不可述毅於是復循
出途上岸見從者十餘人擔囊以隨至其家而辭去毅
因造廣陵寶肆鬻其所得百未發一財已盈兆故淮右

富族咸以為莫如遂娶于張氏亡又娶韓氏數月又亡
徙家金陵常以鰥曠多感欲求繼媒氏來曰有盧氏女
范陽人也父曰浩嘗為清流宰晚歲好道獨遊雲泉今
則不知所在矣母曰鄭氏盧氏女前年適清河張氏無
何而張子夭亡今母憐其少艾惜其獨居欲擇德以配
焉尊意可否毅乃卜日就禮是則男女二姓俱為豪族
法用禮物極其豐盛金陵之士莫不健仰居月餘毅視
其妻俄憶類於龍女而逸艷豐狀則又過之因與話昔
事妻曰世間豈有是理乎經歲餘生一子端麗奇特毅

益愛重之踰月乃禮飾煥服毅勤笑謂毅曰君不憶余
之於昔邪毅曰夙非姻好何以為憶妻曰余即洞庭君
之女也涇川之辱君能救之自此誓心求報洎錢塘季
父論親不從乖負宿心悵望成疾中間父母欲配嫁於
濯錦小兒妾遂閉戶剪髮以明無意雖君子棄絕分無
見期而當初之心死不自替他日父母憐志復欲馳白
於君值君累娶張韓不可申志迨張韓繼卒君卜居于
茲父母得以為心矣不意今日獲奉君子感喜終世死
何恨焉因泣下復謂毅曰始不言者知君無重色之心

今乃言者知君有愛子之意婦人匪薄不足以懽厚永
心故因君愛子以託賤質未知君意若何愁懼兼心不
能自解君附書之日笑謂妾曰他日歸洞庭慎無相避
誠不知當此之際君豈有意於今日之事乎其後李父
請於君君不許君乃誠為不可邪抑忿然耶君其語之
毅曰似有命者僕始見君於長涇之隅枉柳樵悴誠有
不平之志然自約其心以達君之命餘無及也初言慎
勿相避者偶然耳豈有意哉洎錢塘君逼迫之際唯理
有不可是乃激人之怒耳夫始以行義為志寧有殺其
婿而納其妻者耶一不可也某素以操直為志尚寧有
屈於己而伏於心者乎二不可也因率肆宵臆醜醉紛
綸唯直是圖不遑避害然而將別之日見子有依然之
容心甚恨之終以人事扼束無由報謝吁今子盧氏也
又家於人間則無始心未為惑矣從此以往永奉懽好
心無纖慮也妻深感悲喜交至復謂曰勿以異類遂為
無心固當知報耳夫龍壽萬歲今與君同之水陸無往
不遠君不以為妄也毅嘉之曰吾不知國賓乃復為神
仙之餌乃相與覲洞庭既至而賓主盛禮不可備紀後

徙居南海僅四十年其邸第輿馬珍鮮服玩雖侯伯之室無以加也毅之族咸遂濡澤以其春秋積聚容狀不衰南海之人靡不驚惑及開元中上方屬意於神仙之事精索道術毅不安遂歸洞庭凡十餘歲殆莫知其迹至開元末毅之表弟薛燬為京畿令謫官東南經洞庭晴晝長望俄見碧山出於遠波舟人皆側立曰此本無山恐水怪耳指顧之際山與舟稍相逼乃有彩船自山馳來迎問於燬其中有一人呼之曰柳公來候耳燬省然記之乃促至山下攝衣疾上山有宮闕如人世見毅立於宮室之中前列絲竹後羅珠翠物玩之盛殊倍人間毅詞理益玄容顏益少初迎燬於砌持燬手曰別來瞬息而毛髮已黃燬笑曰兄為神仙弟為枯骨命也毅因出藥五十九遺燬曰此藥一丸可增一歲歲滿復來無久居人世歡宴畢燬乃辭行自是已後遂絕影響燬嘗以是說傳于人世殆四紀燬亦不知所在隴西李朝威叙而嘆曰五虫之長必以靈著則斯見矣人裸也移信鱗虫洞庭含吐大真錢塘迅疾磊落宜有承焉燬誅而不載獨可憐其意矣愚義之遂為斯文

雜著部五十三條

山海經言洞庭沅澧之交瀟湘之淵是為九江之門按
澧鼎沅湘合諸蠻黔南之水匯為洞庭至巴陵與荆江
合而東州據其上水經云湘水右會小青口資水也世
謂之益陽江右則沅水注之謂之橫房口東到微湖世
謂之糜湖西流注為江謂之糜湖口左則澧水謂之武
陵江凡此五水注為洞庭北會為大江名曰五瀦戰國
策曰秦與荆戰大破之襲郢取洞庭五瀦楚辭帝子降
兮北瀦皆其地也

周官曰正南曰荊州其山鎮曰衡山其澤藪曰雲夢其
川江漢

寰宇記曰雲夢澤半在江南半在江北其水中土丘半
出杜預所謂雲夢藪巴丘湖是也酈道元謂自江陵東
界為雲夢藪孟浩然詩氣蒸雲夢澤然則夾江南北皆
其地也

樂史云大江在巴陵東北流入洞庭今洞庭水會于江
非江流入洞庭也荆江出巴蜀自高注下濁流洶湧夏
秋暴漲則逆泛洞庭瀟湘清流頓皆混濁岳人謂之

流水

說苑曰楚昭王歆之荆臺遊司馬子綦進諫曰荆臺之
遊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水南望獵山下臨方淮其樂
使人遺老而忘死

莊子云北門成問于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于洞庭之
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惑

道書云洞庭君山第十一福地

郭景純謂巴陵是湘君所遊處故曰君山湘州記言秦
皇歆入湘觀衡山遇風濤漂溺到此山而免因號君山

或言秦皇遭風於此問博士曰湘君何神曰堯女舜妃也神遊洞庭之湖出入多風雨秦皇大怒乃赭其山漢武帝亦發卒以射蛟郡國志洞庭山院堯女居之內有君山然則君山洞庭之分耳博物志云君山即洞庭之山堯之二女居之長曰湘君次曰湘夫人今黃陵廟二妃廟也

青草湖一名巴丘湖北連洞庭南接瀟湘納汨羅之水每夏秋水泛與洞庭為一水涸則此湖先乾青草生焉故因為名

方輿勝覽

編山在君山東洞庭之涯相望浮浮其狀如舟

象骨山山海經云巴蛇吞象暴其骨于此山旁湖謂之象骨港

閣子湖本角子湖語訛以其在洞庭之角故謂之角子湖灘湖亦謂之鴿子湖楊行密以木籠鎖舟之地或謂瀕湖地卑歲苦水患民多重屋以居故謂之閣子湖赤沙湖在洞庭湖西夏秋水泛與洞庭為一涸時惟見赤沙舊志云洞庭南連青草西亘赤沙七百里又謂之

三湖

一統志

洞庭湖岸有石井二相去數百步俗號秦皇井其泉甚甘美

湘中記曰湘水至清雖深五六丈見底了了石子如桴蒲矢五色鮮明白沙如霜雪赤岸如朝霞

五湖者太湖之別名以周行五百餘里故名五湖按楊州記太湖一名官亭一名震澤一名洞庭按荊州記云官亭即蠡澤是也謂之彭澤一名青草湖以青草山得名今考五湖則圖經所載常昭所指俱無洞庭而岳之青草湖北連洞庭亦去彭澤遼遠官亭既為彭澤則不

得更名震澤也又攷荊州記君山上有道通吳之包山今太湖有洞庭山亦潛通君山故得名耳山後響沙躡足聽有聲鄰善長言君山有石穴潛通吳之包山山海經九江之間注引地理志九江今在潯陽書九江孔殷傳九江即今洞庭則是以彭蠡名九江而傳會青草以君山通包山而傳會洞庭未可知也

金沙洲在洞庭湖中與鹿角對一名龍堆延袤數里洞庭廟在龍堆歷代累封昭祐靈應順利忠惠王湖外亦有行祠

洞庭湖中舊有蚌其大如半席深夜側立一殼乘風往來煙波間中吐巨珠與月相射漁者百端取之終莫可得近久不見

湘江北流至岳陽連蜀江夏潦後蜀江漲勢高過住湘波讓而退溢為洞庭湖凡數百里而君山宛在水中秋水歸壑此山復居于陸惟一川湘水而已

此夢瑣言

響山在君山上一名鳴山履之鏘然有聲

黃帝鑄鼎荆山之下鼎成騎龍上昇今軒轅臺址尚存君山有湘妃墓按山海經注天帝之二女而處江為神

即所僊傳江妃二女也離騷九歌所謂湘夫人稱帝子者是也而河圖玉版曰湘夫人者帝堯女也秦始皇淳江至湘山逢大風而問博士湘君何神博士曰聞之堯二女舜妃也死而葬此列女傳曰二女死於江湘之間俗謂為湘君鄭司農亦以舜妃為湘君說者皆以舜陟方而死二妃從之俱溺死於湘江遂號為湘夫人按九歌湘君湘夫人自是二神江湘之有夫人猶河洛之有處妃也此之為靈與天地並矣安得謂之堯女夫既謂之堯女安得復總云湘君哉何以考之禮記曰舜葬蒼

梧二妃不從明二妃生不從征死楚又可知矣即使從之二女靈達鑿通無方尚能以鳥工龍裳救井廩之難豈不能自免於風波而有雙淪之患乎假復如此傳曰生為上公死為貴神禮五歲比三公四瀆比諸侯今湘川不及四瀆無秩於命祀而二女帝者之后配靈神祇無緣當復下降小水而為夫人也參伍其義義既溷錯錯綜其理理無可據斯不然矣原其致繆之由由乎俱以帝女為名名實相亂莫矯其失冒非勝是終古不悟可悲矣

有江叟者嘗遇樵夫遺以鐵笛吹之無聲一日登此山吹於紫荆臺響震林谷忽有兩女子出授神藥云服此當為水仙女子蓋龍女也

七寶所鑄鍾高六尺廣二尺五寸蜀孟昶以此為馬希範鑄希範以賜君山寺宋建炎中金人焚寺兵退寺僧即鍾樓基以求寶無銖兩存者

瀕江諸廟皆有龍舡四月中擇日下水擊畫鼓集人歌以權之至端午罷其實競渡也而以為禳災

岳陽樓郡城西門樓也下瞰洞庭景物寬濶唐開元四

年中書令張說出守是邦日與才士登臨賦詠名始著
宋守滕宗諒作而新之取古今詩賦刻石其上由是名
益重於天下時以子京作樓范希文記蘇子美書邵竦
篆號稱天下四絕

岳陽志

江西沙洲名鱖魚嘴過岳陽樓即出狀元

孟浩然洞庭詩有波撼岳陽城蓋城據湖東北湖面百
里常多西南風夏秋水漲濤聲喧如萬鼓晝夜不息激
齧城岸歲常傾頽滕子京待制為偃虹隄以捍之歐陽
脩有記

岳州華容縣有大皇觀祥符八年春二月既望雷震西
北楹柱上有倒書謝仙二字入木踰分字畫道勁慶曆
六年郡守滕子京摹而刻之岳陽樓上元豐二年冬十
月火土木碑碣悉為灰燼惟此石刻曾無少損至今尚
存或云謝仙乃雷部中火神也

崔魯有登岳陽樓雲夢亭夜登洞庭樓三詩今雲夢洞
庭亭樓莫知其處

白鶴老松古木精也李觀守賀州有道人陳某自云一
百三十六歲因言及呂洞賓曰近在南嶽見之呂云過

岳陽曰憇城南古松陰有人自杪而下來相揖曰某非
山精木魅故能識先生幸先生哀憐呂因與丹一粒贈
之以詩李因記其末句後年餘李守岳陽因訪前事果
城南有老松以問近寺僧曰先生舊題詩寺壁久已摧
毀但能記其詩曰獨自行來獨自坐無限世人不識我
惟有城南老樹精分明知道神仙過一如陳言乃為亭
松前曰過仙亭舊松枯槁今復鬱茂得非丹餌之力耶
岳陽樓上呂先生題有七言絕句今不見當時墨跡但
有刻石耳先生名崑字洞賓唐禮部尚書滑之孫滑四

子溫恭儉讓讓終海州刺史先生海州出也會昌中兩
舉進士不第即有棲隱之志去遊廬山遇異人授劍術
得長生不死之訣多遊湘潭鄂岳間或賣紙墨于市以
混俗人莫之識也慶曆中天章閣待制滕宗諒坐事謫
守岳陽一日有刺謁云回巖客子京曰此呂洞賓也寢
易姓名爾召坐置酒高談劇飲佯若不知者密令畫工
傳其狀貌既去來日使人復召之客舍主人曰先生半
夜去矣留書以遺子京子京視之默然不知所言何事
也今岳陽樓傳本狀貌清俊與俗本特異

景差至蒲騷見宋玉曰不意重見故人慰此去國恋恋
之心昨到夢澤喜見楚山之碧眼力頓明今又會故人
關心日足矣

有漁父於洞庭湖畔聞兒啼聲視之乃一女子約三歲
許漁父舉之十歲餘忽有青童自空而來携女去臨昇
謂漁父曰我仙女杜蘭香也有過謫於人間其後降洞
庭包山張碩家貽詩有云阿母處靈岳時遊雲霄際衆
女侍羽儀不出墉門外飈輪送我来豈復耻塵穢從我
與福俱嫌我與禍會又云逍遙雲霧間呼吸餐九疑流

汝不稔踏弱水何不之久之碩亦僊去漁父以學道不
食後不知所終唐宋邕有詩云天上人間兩渺茫不知
誰識杜蘭香來經玉樹三山遠去隔銀河一水長

隋開皇九年吳興柳歸舜自己陵泛舟遇風至君山維
舟登岸尋小徑行三五里與酣踰越蹊磴忽道傍有大
石表裏洞徹周匝六七畝其上盡生翠竹圓大如盞高
百餘尺葉洩白雲森羅映天清風徐吹戛戛為絲竹音
石中穴又生一樹高百餘尺條榦偃蔭為五色翠葉如
盤花徑尺餘色深碧葉深紅異香成烟着物霏霏有鸚

鵝數千丹嘴翠衣尾長二三尺翱翔其間相呼姓字音聲清越

劉言史瀟湘舟中聽夷女唱暖迺歌云夷女采山蕉緝紗浸江水野花滿髻粉紅 閒歌暖迺溪峽裏暖迺知從何處生當年泣舜斷腸聲翠華寂寞嬋娟沒綠篠空餘紅淚情青烟冥冥覆杉桂崖壁凌天風雨細昔人怨恨此地遺碧杜緗韃含怨姿清猿未盡鼯鼠切汨水流到湘妃祠北人莫作瀟湘遊九疑雲入蒼梧愁暖迺楚人歌也元結集作欸乃字不同而義一

庾穆之湘州記云君山上有美酒數斗得飲之即不死為神仙漢武帝聞之齋居七日遣采巴將童男女數十人來求之果得酒進御未飲東方朔在旁竊飲之帝大怒將殺之朔曰使酒有驗殺臣亦不死無驗安用酒為帝笑而釋之寺僧云春時往往聞酒香尋之莫知其處貞元中有湘媪常以丹篆救疾一日告鄉人曰往洞庭救數百人性命至洞庭前一日有大風濤碎一巨舟君山所載百餘人居島上有一白鷺遊沙上人殺食之明日有城如雪圍島其城漸狹束其人為族其間不廣數

夫岳陽人亦遙望雪城莫能曉也媼至岸飛劍刺之白
城一聲如霹靂遂崩乃一大鼉長千餘丈蜿蜒而斃後
有一道士識湘媼是劉綱妻樊夫人也

許漢陽貞元中舟行洪饒間日暮尋小浦濫入行數里
到一湖中湖崖庭宇甚盛見數女郎延入飲食皆非人
間見者有一樹幹如桐葉如芭蕉紅花滿樹未吐青衣
捧一鳥如鸚鵡置欄干上一聲而樹花皆開芳香襲人
每花中有美人長尺餘管絃悉備女郎舉酒衆樂具作
夜深花落便失所在一女即作詩曰海門連洞庭每去

三千里十載一歸來辛苦湘江水諸女郎曰欣此旅泊
相接悵恨而別明至濡口訊之曰昨夜溺死四人出其
一人言海龍王諸女歸洞庭宿此取四人作酒緣客少
不多飲我卻得來漢陽問客為誰曰一措大耳漢陽默
覺腹中不安吐鮮血數升方平

貞元中鄭德璘家長沙往江夏省親表將還齎有醴賈常
生乘巨舟同離鄂渚至洞庭湖畔同宿常氏女水窓中
垂釣德璘以紅綃題詩曰纖手乘鉤對水窓紅蕖秋色
艷長江既能解佩投交甫更有明珠乞一雙以紅綃惹

鈎女收得之及明順風張帆而去將暮漁人曰賈客巨
舟沒于洞庭德璘悲怨為吊江妹詩曰洞庭風軟荻花
秋新沒青娥細浪收淚滴白蘋君不見月明江上有輕
鷗酌而授之水神授詣水府府君曰德璘異日吾邑明
宰召主者送常女子于鄭生德璘夜半覺有物觸舟拯之
乃常女遂納為室後數年果為巴陵令至洞庭有老叟
曰昔日水府活爾性命常氏謝曰父母在水府可省覲
否叟曰可須臾舟沒然無所苦父母居止與世人無異
曰所溺之物皆在此但無火化所食惟菱芡耳俄船出

湖畔

岳拱中太學鄭生曉行渡洛橋見艷女蒙袖曰我孤妾
於兄嫂常苦我今欲赴水生遂同載與居號曰沉人數
歲生遊長安一夕謂生曰妾湘中蛟室之妹謫而從君
茲滿無以久留相持泣而別去竟十年生之兄為岳州
刺史上巳日生從兄登岳陽樓張宴樂酣生愁思吟之
曰情無恨兮水湯湯懷佳期兮屬三湘聲未終有畫艦
浮漾而來中為綵樓高百尺其上施帷帳欄檻有一人
起舞含嚔淒怨形類沉人舞而歌曰泝清風兮江之隅

拖湘波兮裊綠裙荷拳拳兮情未舒匪同歸兮將焉如
舞畢歛袖翩然凝望須臾風濤崩怒遂迷所在
開寶中賈知微遇曾城夫人及二妃於洞庭歌曰黃陵
廟前青草春黃陵女兒茜裙新輕舟短楫唱歌好水遠
山長愁殺人歌畢而去此詩載李群玉集中
袁皓宜春人咸通進士自稱碧池處士初登第過岳陽
悅妓藥珠以詩寄嚴使君曰得意東歸過岳陽桂枝香
惹藥珠香也知暮雨生巫峽爭柰朝雲屬楚王萬恨只
憑期寸寸心惟繫別離腸南亭宴罷笙歌散回首烟

波踏渺茫嚴君以妓贈之

李群玉校書歸湘中題二妃廟詩見二女郎曰兒是娥
皇女英也二年後當與郎君為雲雨之遊俄而影滅以
語段成式後二年果卒段以詩吊之云曾話黃陵事今
為白日催夫二妃貞魂詎有此殆李作行雲秋色之句
他魅假托惑之耳褻神速斃可不鑒諸

崔中舉進士遊岳陽謁故人李郎中寓市邸唱沁園春
有補鞋人曰此何曲也崔曰都下新聲也其人曰吾不
解書子能為我書吾於此調撰一詞崔勉為寫其意深

入至道因問其姓名曰吾生於江口今為守谷之客崔
明日見太守具言其事乃命召之至則戶閉排戶則聞
不見人壁間有詩云腹內嬰兒養已成且居塵市暫娛
情無端措大剛搖舌却入白雲深處行太守曰江曰山
口乃二口呂字谷者洞也客者賓也仙之姓名曉然恨
塵緣魔隔不遇真仙爾

湘南馬希範入貢唐莊宗問洞庭湖廣狹希範對曰車
駕南巡止可飲馬而已

湘南馬武穆王巡邊回舟至洞庭春江口暴風忽至波
如連山乃見波中謫恠蛟螭出沒雲霧昏濛有如武夫
執戈戟者有如文吏具欄簡者有如捧盤盃者徘徊伺
候閃爍睚眦莫知何物左右大駭衣服器皿悉投之舟
人欲以姬妾為請王不聽移時風定僅獲存焉數年王
薨

劉方玄夜宿巴陵古館聞塚口嘯吟之聲一老青衣曰
往年阿郎貶官時令老身騎編白騮拖阿荆郎墜損左
膊至今天陰酸疼明日必大雨令阿荆郎官高也不知
有老身無昔阿荆郎愛念青青河畔草今日綿綿思遠

道矣明旦果大雨壁上有詩曰爺娘送我青楓根不記
青楓幾迴落當時手刺衣上花今日成灰不堪著墨色
甚新乃知夜來人題也

長安任中宣家有寶鏡謂之飛精乃樵者得之商山石
下識者謂是三代物後有八字近籀篆云水銀陰精百
鍊成鏡後中宣南驚洞庭風濤洶然因泊舟夢一道士
赤衣乘龍詣中宣言此鏡乃水府至寶出世有期今當
歸我矣中宣因問姓氏笑而不答遂持鏡去夢回視鏡
中已失鏡所在

龍城錄

宋卓彥忝嘗過洞庭月下漁舟過其傍卓呼問有魚
否應曰無魚有詩卓喜曰願聞一篇可乎老人鼓柁徐
去高吟曰八十滄浪一老翁蘆花江上水連空世間多
少乘除事良夜月明收釣筒

宋類苑載往年有人於洞庭湖中得一石刻詩云蛟室
團青草龍堆隱白沙護江蟠古木迎棹舞神鴉破浪南
風正收帆畏日斜雲山千萬疊底處上仙槎或持問諸
作者云此老杜詩也今子美集中已載

韓氏女巴陵人宋魏國公琦之裔名希孟少明慧知讀

書開慶初元兵至岳陽女年十八為卒所掠將挾以獻
其主將女知必不免竟赴水死越三日得其屍練裙帶
中有詩曰我質本瑚璉宗廟供蘋蘩一朝嬰禍難失身
戎馬間寧當血刃死不作衽席完漢上有王猛江南無
謝安長號赴洪流激烈摧心肝

